秦漢書疏

刻秦漢書疏序

文之不古治道之不競勢相因也夫子之欲無言久矣乃二三子以為隱於是删詩書定禮樂賛周易脩春秋悉本先王之舊而推明之非有所作也魯齊二論又皆出於門人之所記廣大

配天地昭明配日月潤澤配江河其切於民之生也譬之菽粟布帛耒耜釜甑不可一日闕噫文至是極矣其太初之元氣乎一時並出章教如老莊諸家之說閎深奇詭非不古也崇獎虛放闊略事實鄙談法制鮮及倫

理憂治君子罕訓焉惟是秦漢
書疏去古未遠三代之遺風猶
在敷陳理要功利生民裨贊世
教究治亂之原而不詭乎帝王
之道直而不激婉而弗迂曲而
中簡而該博而要使聽之無怒
循之寡失自六經四書而下謂

文之古不在茲乎監察徐君獲
是本於三泉林監察之所傳讀
而說之謂是傳宜廣以不負博
我之教但斷自漢始而黜秦備
采書疏而不及詔令秦治無論
也而文之古不可少乃詔令出
於

朝廷當有大手筆在固無假於秦漢也惟士之資獻以言格君圖治非文不遠非古不傳而臣子告君之體要與文章家之型範舍是斯下矣欲復古治當復古文不得三代而思兩漢有志於古者每擡擧焉監察憲古弘化

清治黜穢奏對有體稱名御史是也嘗訂是編於前巡撫馬中丞亦謂監察宜刻刻宜序序宜委豹無以林卧寡營役以楮墨或足以風其懶散忘世之意歟校刻為南康推吳國倫申監察命以速予言則吉安守黃國卿

刻板藏洞學使士之遊學于洞
者獲縱觀焉率監察意也監察
姓徐名紳字思行號五台以名
進士起家建德奉
命按江右茲得代行矣
嘉靖戊午季夏吉永豐雙江聶
豹書

秦書疏目錄

卷之一

秦

司馬錯　說秦惠王伐蜀

甘茂　對秦武王　諫秦武王

蘇子　諫秦昭王攻趙

鍾期　對秦昭王

張儀　說秦昭王

孫卿　對秦昭王

范雎　說秦昭王　請間說昭王

黄歇　上書說秦昭王
茅焦　諫秦始皇
李斯　諫秦始皇逐客書　諫二世用趙高
趙良　說商君
姚賈　對秦始皇

卷之二

齊

顔斶　對齊宣王　辭宣王
蘇秦　說齊宣王
張儀　說齊王連横

淳于髠　對宣王

無鹽女　對齊宣王

蘇子　說齊王救趙

田需　對管燕

尹文　對齊宣王

陳軫　勸齊王合三晉　說昭陽息兵

魯連　諫孟嘗君

楚

莊辛　諫楚襄王

宋玉　對楚襄王問

楚人 說楚襄王
中射之士 說楚襄王
田贊 對荊王
唐雎 說春申君
明汗 說春申君

卷之三

趙

蘇秦 說趙肅侯 說韓宣惠王
仇赫 說趙武靈王
蘇厲 上書說趙惠文王

荀卿　對孝成王　再對孝成王
虞卿　對趙孝成王　再對孝成王
趙括母　上孝成王書
毛遂　與楚王決從
馮忌　諫平原君攻燕

魏

吳起　對魏武侯
魯共公　擇言諫惠王
惠施　對魏惠王
公叔痤　辭魏惠王賞

蘇秦　說魏襄王
蘇代　說秦王
孫臣　說魏安釐王
魏無忌　諫魏王

燕

郭隗　對燕昭王
張儀　說燕王
樂毅　報燕惠王書

秦書疏目錄終

秦書䟽卷之一

明武昌吴國倫校

秦

司馬錯

說秦惠王伐蜀

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徳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

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刼天子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甘茂

對秦武王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臣矣然願王勿攻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

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伐中山三

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

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

諫秦武王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知伯瑶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

越殺於會稽勝秦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

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

蘇子

諫秦昭王攻趙

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悖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

之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謂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懐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嗣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

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强察乎息民之爲用者覇明乎輕之爲重者王

鍾期

對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强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

强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

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

寡人何亦明矣鍾期推琴對曰

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破

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决晉水以

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

魏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

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

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

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强

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張儀

說秦昭王

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

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冦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善天下莫如也以此與

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
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
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
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
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
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
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
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
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
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

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

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
覇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
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潞病於內覇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覇王之道三
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
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
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
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
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

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懈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覇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

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道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内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故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

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師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筴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

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覩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孫卿

對秦昭王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

而敵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
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吁呼而莫之
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
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
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
潰氏喻境而走魯之粥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
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
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儒之為人下如是矣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

乎内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其無益人之國乎

范雎

說秦昭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王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爲太師載與之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

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

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
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
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
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
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
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
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
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
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

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避遠寡人愚不肖先生廼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

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

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亦不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

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請問說昭王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齊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

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黄歇

上書說秦昭王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絶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

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
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
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
之又幷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
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泰齊之要絶楚趙之脊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
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伏
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恐
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

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隊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

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絶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

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

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

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茅焦

諫秦始皇

時秦始皇遷大后於雍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曰

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

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皆死解無向秦者臣切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

李斯

諫秦始皇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

擧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大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

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徳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

士不産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諫二世用趙高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刼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

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

趙良

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請交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
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
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
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
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
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
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
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

不坐乘暑不張盖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今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

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姚賈

對秦始皇

始皇用韓非言召姚賈而問之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

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

敢以虛願望於上注無功而願賞虛願也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秦書疏卷之一 終